

中国有句名言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”，说的是世上无完人，人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。葛拉西安《智慧书》也说：“世人都不免有某种道德污点或性格缺陷……即使最完美者，也有缺陷。”缺点为人人所有，一个人有缺点、弱点，原无庸忧心忡忡。

大约是造物主的微妙安排，人的缺点可能与其才智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关系：缺点多的人，其才智的潜能可能更大，精神病患者而为大哲学家、大文学家、大艺术家的例子不胜枚举。《智慧书》又云：“才智有其缺陷，智力非凡的人，缺陷最多——或最引人注目。”葛拉西安不愧智者，他的话大可发人深思，

岂但人，物甚至文章，能够耸动人们视听的，往往也与其“缺点”有关。明人张大复《梅花草堂笔谈》：木（树）之有瘿，石之有鸲鹆眼，皆病也。然是二物者，卒以此见贵于世。非世人之贵病，病则奇，奇则至，至则传。天随生有言：“木病而后怪，不怪不能传其形；文病而后奇，不奇不能骇于俗。”

关于“缺点”何以竟能蕴蓄如此奇异的功能，且不论。这里想强调的是，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，“缺点”非但不构成障碍，常常反倒是助推器。罗素有言：“我们的朋友各有缺点，但仍可以和我们和睦相处。”明末张宗子也有句名言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”他们所说的意思完全相通。

缺点、弱点固然不妨碍我们与人共事，与人交往，然我们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，缺点与弱点更容易彰显，我们的注意力有一个坏习惯，容易注视别人的缺点。所以想象自己在他人心目中形象完美实属幼稚。我曾参加过很多次领导述职会，发现没有人不是大谈成绩，对自己歌功颂德、吹嘘有加的，不知听者中多有暗中哂笑者！

然则我们该如何对待同事、朋友的缺点、弱点呢？应该是包容为上，视时机亦可婉言，而不留情面的直接批评最为智者所忌，最为儒家传统所不取，因为人性乐听好话，不乐被人批评也。康德曾指出，与人交往，如已知其大体为好人，那么对他的缺点以致对自己的幸运都不加注意是合理且聪明的态度，但此种不风不气质通过锻炼才能获得。宋代袁采《袁氏世范》也有云：“人之性行虽有所短，必有所长。与人交游，若常见其短而不见其长，则时日不可同处；若常念其长而不顾其短，虽终身与之交游可也。”孔子的学生原宪惜物，子路也就不向他借车，怕他不肯，因此彰显其短也。这就是儒家喜讲的“恕道”。近日见一为官的朋友怒容满面，惊问其故，他说适逢开会有人揭短，终致相互冷嘲竟至争执，故甚不快。这位朋友原是温良君子，难得见他如此动容的。于是我想，有些所谓有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，要运用得法实在甚难，其与传统恕道终有间也。

我以为，今日讲传承传统文化，可以学学古人的“处人”之道。上述康德、袁采的意见与传统儒家讲的“恕道”相通，值得我们深思并服膺的。因为提倡并实行“恕道”，不仅有利于我们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，而于我们人性的提升与淬励，也不无意义也。

舌底留辛还魂姜

那秋生

《千字文》中曰：“果珍李柰，菜重芥姜。”当身体受到风寒侵袭，或在空调房间里呆久后，只要喝一点“姜汤”，就能及时消除各种不适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，列举了生姜能治疗的病症有几十种。“姜，味辛，微温，无毒，久服去臭气，通神明，归五脏，散烦闷，解药毒，益脾胃，发散和中”“可疏，可和，可果，可药，其利博之。”

孔夫子的养生秘诀，有一条“每食必姜”。这里面还有学问：一是“不撤姜食”，二是“不多食”。朱熹先生也好食姜片，以为它能“通神明，去秽恶”。王安石说：“姜能疆御百邪，故谓之姜。”《东坡杂记》中描述钱塘净慈寺的和尚，年纪八十多岁了，面色仍如童子，“自云服生姜四十年，故不老耳”。“芽姜紫醋灸银鱼，雪碗擎来二尺余。尚有桃花春气在，此中风味胜莼鲈。”这是苏东坡在镇江焦山品尝鲥鱼时的咏诗，也说明了生姜是一种

春水

（中国画）

赵建平



作为上海电视台的一档老牌节目，《相约星期六》近期在论及“初吻”这一话题时甚为直露，但并不低俗。从相识到擦出火花，初吻终究是水到渠成的事。“初吻的味道如何？”台上的男女嘉宾按照这一提问，讲述起各自的感觉。夜色下的滨江大道，空无一人的教室，半空旋转的摩天轮……初吻突然降临，像鲜花一样绽放在两个人的唇间，又如甘露、云雀、红酒，给热恋中的人们带来羞涩、温暖、幸福、甜蜜。听着这些回答，没有理由不为年轻人祝福。

出现在央视马年春晚舞台上的一位传奇美女，此时又款款走来。这个有着一双蔚蓝色大眼睛的歌唱家当晚与中国歌手刘欢共同登台，携手演唱那首清越甜美的法国民谣《玫瑰人生》，倾倒了除夕夜古老神州无数的黄皮肤黑头发。2014 年是中法建交 50 周年，苏菲·玛索用这样一种方式传递中法两国人民的情谊，而早在 14 岁那年，她就被法国导演克劳德·比诺多选中出演《初吻》。

薇卡在 13 岁的时候，已经开始了朦胧的性意识。这似乎让她的父母有些措手不及。沉闷的德语与算术课，躲避着自己争吵的父母，身旁走过的男孩子们，还有舞蹈房里轻盈的身影，随后，在急速赶到的火车站，薇卡品尝到了爱的激情。年少的恋情总带着青涩，然而毕竟有了初吻。

该片上演后获得巨大成功，苏菲·玛索的初吻，也被称为“法兰西之吻”。不过，这样的“海派之吻”，在中国却久遭水土不服。人们记住欧阳修的《元夕》，主要是其中的两句诗：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”两位心上的人的音容笑貌统统省略不计，有否初吻也全无顾及，只须有了这寥寥两笔，就极其传神地刻画出两人相见时的羞涩甜蜜，渲染出一种更为隽永的意境。

这符合中国戏剧演出必不可少的美味调料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，字而农，号姜斋，世称船山先生，自谓“卖姜翁”，书号曰“姜斋”，著作为《姜斋诗话》与《姜斋文集》。原来，他平日里喜欢服食生姜以为保健良方，这是仿效孔子的养生之道，故能与其平寿。王夫之一生的姜辣品节，正如其《女冠子·卖姜词》所说：“卖姜来！谁是能酬者？不须恨。老来丝尤密，酸来心愈广。垂涎自闷，有泪不须弹。最疗人间病，乍炎寒。”

下面的同志，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、革命干部的施政理念。当时报社在新华路，杜老的住处离报社不远。如遇急事，报社的同志直接就去安路他寓所，在书房里和他交谈。

杜老的社会兼职很多，对外友协、对外文化交流、作协、剧协等等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。有时时间来不及，他就在自家的书房里接待中外宾客。在他的书房里，我遇见不少文学艺术界的知名人士。记得有一次翻译家草婴先生来看望杜老，我正好在场。杜老忙向草婴介绍我是他《文学报》的同事。在我的面前，他们两位都是德高望重的我的前辈和老师，在外人看来都是高不可攀的，而我只是个无名小辈。当时杜老亲切的话语使我顿感一股暖流淌

魂人生》，倾倒了除夕夜古老神州无数的黄皮肤黑头发。2014 年是中法建交 50 周年，苏菲·玛索用这样一种方式传递中法两国人民的情谊，而早在 14 岁那年，她就被法国导演克劳德·比诺多选中出演《初吻》。

薇卡在 13 岁的时候，已经开始了朦胧的性意识。这似乎让她的父母有些措手不及。沉闷的德语与算术课，躲避着自己争吵的父母，身旁走过的男孩子们，还有舞蹈房里轻盈的身影，随后，在急速赶到的火车站，薇卡品尝到了爱的激情。年少的恋情总带着青涩，然而毕竟有了初吻。

该片上演后获得巨大成功，苏菲·玛索的初吻，也被称为“法兰西之吻”。不过，这样的“海派之吻”，在中国却久遭水土不服。人们记住欧阳修的《元夕》，主要是其中的两句诗：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”两位心上的人的音容笑貌统统省略不计，有否初吻也全无顾及，只须有了这寥寥两笔，就极其传神地刻画出两人相见时的羞涩甜蜜，渲染出一种更为隽永的意境。

这符合中国戏剧演出必不可少的美味调料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，字而农，号姜斋，世称船山先生，自谓“卖姜翁”，书号曰“姜斋”，著作为《姜斋诗话》与《姜斋文集》。原来，他平日里喜欢服食生姜以为保健良方，这是仿效孔子的养生之道，故能与其平寿。王夫之一生的姜辣品节，正如其《女冠子·卖姜词》所说：“卖姜来！谁是能酬者？不须恨。老来丝尤密，酸来心愈广。垂涎自闷，有泪不须弹。最疗人间病，乍炎寒。”

下面的同志，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、革命干部的施政理念。当时报社在新华路，杜老的住处离报社不远。如遇急事，报社的同志直接就去安路他寓所，在书房里和他交谈。

杜老的社会兼职很多，对外友协、对外文化交流、作协、剧协等等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。有时时间来不及，他就在自家的书房里接待中外宾客。在他的书房里，我遇见不少文学艺术界的知名人士。记得有一次翻译家草婴先生来看望杜老，我正好在场。杜老忙向草婴介绍我是他《文学报》的同事。在我的面前，他们两位都是德高望重的我的前辈和老师，在外人看来都是高不可攀的，而我只是个无名小辈。当时杜老亲切的话语使我顿感一股暖流淌

上心头。在杜老眼里，人不分贵贱高低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一次，杜老请我办公室找我说：“小陈，请你帮忙，下午把两本书送到兴国宾馆去，陈丕显同志等着要。”他一边把用报纸包好的书递给我，上面还用毛笔写着“外书两册”，一边说“辛苦你了”。当时，我非常感动。其实这些事都是我的本职工作，而杜老每次都是客客气气跑来找我，还要道谢。

因为杜老在《文学报》的缘故，所以到《文学报》访问的外宾很多，如英籍作家韩素音、日本作家代表团、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主席等等。每次外宾造访，

一个作者，对自己的文字珍爱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，尤其是作品中蕴含着独特意义的时候。所以，当华特·迪士尼想要改编童话《玛丽·波平斯》为电影，作者特拉弗斯死活都不同意，那里蕴含着她童年的记忆，那里蕴含着她不为人人所知的秘密，那里蕴含着她的希望和梦想。特拉弗斯很难想象，电影所呈现的世界，是不是就是她心中的世界！任凭华特·迪士尼持续“围捕”，她要守护她的心灵乐园，她要保卫她圣洁的领地。将近 20 年的时间过去了，现在，特拉弗斯因为图书销售量的下降，因为有了更多的版权，在经纪人的劝说下，她不得不开始和华特·迪士尼接触。

电影《大梦想家》从这里展开的故事，真的很吸引我们想去看看，特拉弗斯究竟不会出让童话的改编版权；迪士尼究竟怎样说服特拉弗斯，让根据童话改编的电影《欢乐满人间》在 1964 年上映后获得不同寻常的反响；特拉弗斯有着怎样化解不开的心结；迪士尼心中又有怎样一种力量，催动他如此不遗余力地想要把童话搬上银幕。

特拉弗斯不是讨人喜欢的人物，不年轻，没有孩子，苦瓜脸。更为重要的是她的性格，固执、不易亲近，有时还有点刻薄、古怪。从伦敦到洛杉矶的飞机上，别人好心为她腾出装载行李的地方，她却关心别人的小孩会不会在飞机上吵到自己；到洛杉矶后，司机闻到的是茉莉花香味，而她闻到的是漂白剂和汗水的味道；宾馆服务员想要帮助她，她反唇相讥：“我建议你去洗衣店工作。”她对房间里摆满欢迎她的唐老鸭、米老鼠玩具不满；对招待她的生梨，她干脆把它丢到窗外的水池里去；她说，听陌生人叫她的名字有点不舒服……

扮演特拉弗斯的是奥斯卡影后艾玛·汤普森，《霍华德庄园》里那个端庄、稳重、大方、体贴的女主角，到《大梦想家》里，变成了这么一个难相

处的女人。更为令人惊讶的是，艾玛·汤普森一举手一投足，让我们看到了女主角不近情理以致到了荒诞的地步，假如她提出不能把童话原著改成音乐剧，她不想让自己书里的人物跳跳蹦蹦还情有可原，她希望电影里不能有一点红色，那就实在太过分了。迪士尼说：“巴士、邮箱、制服，甚至英国国旗都有红色。”没有红色的电影怎么拍？

电影里没有哪一个人了解特拉弗斯，谁以为她是一个谜。可对我们观众来说，我们有了优先的条件，电影展开的另一条

线索，把时间推前到特拉弗斯童年，澳大利亚乡村的原野、草地、河畔，让我们可以一睹那里发生的故事：特拉弗斯和她的父亲，她的家庭，亲情、教诲、启蒙、现实、金钱、幻觉，乃至死亡……这么深深地沉浸在特拉弗斯的血脉里，植根在她的骨子里。她的童话《玛丽·波平斯》是她对父亲的纪念，是她所有逝去岁月欢乐和痛苦的结晶，是她全部生命的象征，她岂能容忍别人随意走进她心中神圣的宫殿呢？她岂能忍受别人胡乱改动像她家人一样亲密的童话原著呢？只有迪士尼锲而不舍，他像朋友一样，讲述着自己的童年经历，最后打通了两人的心灵通道。

《大梦想家》有很多泪点，就像特拉弗斯对她的父亲，小特拉弗斯得到了两便士，想为病重的父亲买梨，买梨回来，父亲已经去世，梨落了一地。她哭泣着说：“爸爸对不起，我把梨掉地上了。”迪士尼对童话改编的追求，不仅仅是为了兑现 20 年前对女儿的承诺，而且还是为了让天下所有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快乐。改编完成了，《欢乐满人间》上映了，特拉弗斯看着电影，泪流满面。迪士尼说过，他会救活特拉弗斯的父亲。是的，电影和现实不同，我们无法躲避现实，可电影会带来圆满的结局，这是不是我们爱看电影的原因呢？



读碟

的程式。我们这代人也好像更习惯这样的表达方式。初吻对吾辈而言，大多并不发生在恋爱之初，而是在完婚以后。

那年我已经是代课老师了，但户口还在农村。姨妈给我介绍了一位插队落户的女青年。她在姨妈的生产大队当“赤脚医生”，外貌清秀漂亮，性格也十分温和。相似的命运让我们互生好感，等到第二次见面时，她便借走了我的那本《家》。黄昏时，我送她去汽车站。蒙蒙细雨中，我俩撑着一把伞，却不敢牵手而行，更没想到要什么接吻。那时我们的精神世

界，既纯净，又苍白，就像一张印着格子的白纸。

可惜，终究是她家里人的反对，“农村户口”成了一道迈不过去的坎。

后来，我考上了大学，读到了罗曼·罗兰、莎士比亚，也读到了徐志摩、戴望舒。我坐在图书馆的灯光下，偶尔会透过眼前的书页，忆起那回的雨中行。初吻是什么味道，假如那回发生了，我也就找到答案了。细雨霏霏中的初吻该是格外芬芳吧！

可是，又何必再去甄别这些味道呢？当青春已经越过岁月的长河，谁家的老者还在发嗔，拥有一个幸福如意的家庭，那才是人生最完美的收获。

春日杂咏

姚国仪

春雪

玉龙百万下昆仑，越岭翻山过野村。六出花开呈吉兆，满天风舞伴冰魂。花无影落湖塘里，融有形滋草木根。莫道重逢即离别，镜中须发已留痕。

春花

经冬更觉长精神，何惧宵宵冰雪晨。深院育成娇贵女，茂林绽放自由身。纷呈万紫千红色，装点三山五岳春。蜂蝶不关卿底事，薄情岂是有缘人。

